

# 纪念

1992年2月1日,汪曾祺曾发表《书画自娱》一诗,诗中有句云:“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他的同乡说:“汪曾祺是名副其实的好作家、好老头。”他出生于春天。这个春天,我们读一读他的故事,品一品他对故乡的情、对人的温。

## 42载故乡梦圆

1939年夏,19岁的汪曾祺告别高邮,独自出门求学。他此行的目的是到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那里有他仰慕已久的沈从文。如愿考上后,读书期间就在沈从文指导下开始发表作品,逐渐在文坛崭露头角。

新中国成立后,汪曾祺发表过少量散文,因社会、文学等多方面因素,他认为自己熟悉的题材和擅长的写作方法与主流文学均有距离,反复思考之后,他决定搁笔改行当编辑。直到新时期到来之后,他才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时代精神感召下,60岁重返文坛,并迅速以《受戒》《大淖记事》等一组以高邮日常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用别具一格的艺术手法,震动文坛,风靡全国。

高邮人读汪曾祺,比他任何地方的读者更仔细更理解他。其中自然首先是亲朋好友,包括他的小学同学刘子平。他见汪曾祺一篇接一篇写出思乡之作,猛然悟出汪曾祺想家了!于是写了邀汪曾祺“回乡看看”的信。因为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汪曾祺在回信中把深藏在内心深处的想法和盘托出。他写道:“我是很想回乡看看的。但因我夏天连续外出,都是应刊物之邀去写小说的。没有给剧院做什么事,一时尚不好意思向剧院领导提出。如果由高邮的有关部门出函邀请,我就比较好说话了……”

这“由高邮的有关部门出函邀请”的要求,刘子平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无法完成。他便带着汪曾祺写的信,到高邮县委宣传部,找当时正在县委报道组工作的我商谈。看了汪曾祺的亲笔信,我感到事情的迫切,更感到事情的难度。当时我只是县委宣传部的一名普通干部,单靠我也完成了邀请汪曾祺回乡这样重要的任务。我左思右想,想到了县委办公室负责人朱维宁,他爱好写作,为人热情,与我私交也很好。一开始,我只是试探性地提出问题,哪知这位朋友一口答应,令我喜出望外。他略作思考,直白关照我:“接待汪曾祺由我负责,吃住都不收钱。但你要给县委打个报告,想一条充足的理由。”我在去找县领导的路上紧张地思索,什么样的理由“充足”得能让县领导觉得值得请当时尚未誉满文坛,而高邮上至年纪的人都知道的“汪家大少爷”回乡呢?突然,灵光一闪,我想到了现代京剧《沙家浜》!我对县委书记查长银说:“家喻户晓的现代京剧《沙家浜》剧本的主要执笔者就是汪曾祺!”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查书记听了这话后的惊奇神情!他问我:“这是真的?”待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后,他毫不犹豫地拍板:“请他回来!”

1981年10月10日下午5时,汪曾祺回到阔别42年的故乡。16日,正不分日夜在农村指挥抢救粮种的查书记,特地从乡下赶回县城,当晚率领县委一班人宴请汪曾祺。这位农民出身的县委书记不但爽朗热情,也很细心周到。之前,他特地电话关照有关办事人员:“请汪曾祺,要有家乡特色。这样一位大作家走南闯北几十年,什么好东西没吃过?我们要让他吃些在大城市吃不到的‘高邮菜!’”果然,汪曾祺在席上吃到他在自己的《异秉》等小说中写到过的高邮特色菜:蒲包肉、野鸭、醉虾等,喜得连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

那次宴会我也参加了,是查书记特别点名的,他还当众关照我全程陪同汪曾祺。我求之不得,这正是我深入采访了解汪曾祺的难得机会。

汪曾祺回来了!县领导热情接待汪曾祺!这两条消息很快传遍高邮。汪曾祺每到一处,群众都会围上来。他最喜欢与群众聊家常。看着汪曾祺长大的81岁的唐四奶奶,喊着汪曾祺的小名“黑子”,一把拽着他的手,大声说:“你现在混得不丑(高邮方言,意为‘不错’)哇!”汪曾祺拱手行礼,高声应答:“托您老的福!”话音刚落,满街的人都乐了。

汪曾祺回乡后,我们组织了3场读书报告会。第一场,我们以为听的人不会多,选择一个可坐200人左右的“百花书场”,不发出入场券,敞开大门。谁知还没到开讲时间,就涌进五六百人,有一半是汪曾祺的乡邻,其中有不少人是汪曾祺作品中写到的人物原型的后代,最引人注目的要算王高山。他的父亲是《异秉》中写到的王二。汪曾祺还没开讲,他倒先讲了:“汪先生写的我父亲,我看八分是真的,二分是假的。”坐在台上的汪曾祺听到了,哈哈大笑,他夸奖王高山有眼力,有水平,不失时机地接着王高山的话告诉大家:“写小说就是真假真假、虚实虚实,世上哪有完整的故事呢?那二分假就是艺术虚构。”

汪曾祺回乡的第一场报告会,就在这样生动活泼、亲切自如的气氛中正式开始了……

## 呵护新人文学心

汪曾祺一度搁笔改行当编辑,使他渐渐远离了文学创作,却也为他后来复出文坛做



汪曾祺与夫人施松卿游览高邮湖,被乡亲们称为“高邮湖上的老鸳鸯”。 李春迎 摄

# 人间送小温

## ——回忆中国当代文学家汪曾祺



汪曾祺赠陆建华的画。

自然无话;但另外七篇全是他为文学新人写的序,此七人当时都不是很有名,都是凭借在鲁迅文学院听了汪曾祺讲课这层关系,鼓起勇气请汪曾祺为他们的第一本甚至是尚未出版的书写序。我有点拿不准了,心想,汪曾祺在声誉正隆时出版生平第一本文集,一下子收进7篇为无名青年作家写的序,并与评论四位名家的文章放在一起,是否妥帖?便打电话请汪曾祺再斟酌一下,可否拿下几篇?刚把话说完,他立即回答:“我现在就回答你,一篇不删!”后来才知道,就在我打电话之前,有一位老作家读了汪曾祺为一位初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写的一篇读后感,不以为然,说:“有这么好吗?”看到这位老作家对待文学新人的态度,汪曾祺也不以为然,他公开撰文回应:“老了,就是老了。文学的希望难道不在青年作家的身上,倒在六七十岁的老人身上吗?”

## 赠书送字见真情

1920年3月5日,汪曾祺出生在高邮县城一个富裕人家。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一生结婚三次。第一任妻子杨氏生下汪曾祺,第三任妻子任氏生下汪海珊(曾庆),两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1940年末,我出生在苏北里下河水乡深处的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村落“南荡”的小村落。1956年夏,我与海珊同时考入高邮县中学,分在同一个班,两人志趣相投,第一次从他口中听到汪曾祺的大名,以后又源源不断地听到他讲汪曾祺的相关情况,我不仅记在心中,而且记在小本子上。

我本可随着汪海珊喊汪曾祺大哥,但想到汪曾祺比我年长20岁,再加上他是我早已仰慕的名作家,我喊不出口;当然可以称他是“同志”或者“老师”,又觉得普通了一点,也有点生分……所以,公开场合或在文中,我常常称汪曾祺为“汪老”,这个称呼的内涵可大可小。

1993年9月,四卷五本的《汪曾祺文集》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汪曾祺第一次出文集,由我主编,汪曾祺写了《文集自序》,他第一次郑重地在文章中称我是他的“朋友”。他这样写道——朋友劝我出一个文集,提了几年了,我一直不感兴趣。第一,我这样的作家值得出文集吗?第二,我今年73岁,一半半会儿还不会报废,我还能写一些东西,还不到画句号的时候。我的这位朋友是个急脾气,他想做的事,一定要做到,而且抓得很紧。在他的不断催促下,我也不禁意动。

也正是沾了汪老的光,这么多年来,我与江苏省文艺界朋友的相处毫无隔阂感,没有陌生感,他们视我为友,我也乐意为他们办事,为文友向汪老索字画的趣事,轶事似可佐证。许多文友都是先爱上汪老的美文,进而爱上汪老的人,他们了解我与汪老的亲密关系后,纷纷找我,我也总是尽可能满足他们的愿望。

有一次去他家,正好有记者在采访,见我来了,他中断采访,颤颤巍巍地到书房中将我请他写的几幅字取了,慎重交到我手中,风趣地说:“你信中布置我写的,都写了,查点一下,漏了没有?”还有一次,老作家魏毓庆突然找到我,希望得到一幅汪老的字。其时,她相濡以沫的老伴刚过世不久,我想,此时若有一幅她渴望得到的汪老的字,一定可以大大抚慰她悲伤的心,便满口答应了。

到了北京见到汪老后,他一如往常把事先写好的几幅字交给我后,我说:“这次来得急,没有写信,还要写一幅”,便向他介绍了魏毓庆的情况。他听后到书房中取出一个小本子,把魏的姓名、地址记上,说:“下次写了给她寄去。”于是我们接着聊别的事。但在告辞时,他突然说:“你一来北京也不容易,还是先把准备给别人的一幅字给这位魏女士带去吧……”

作为高邮人,我为自己与汪曾祺同乡深感荣幸;作为文学爱好者,我为宣传汪曾祺努力做些力所能及的具体事,觉得快乐。

陆建华

# 一代宗师从这里走来

## ——追忆京剧艺术大师赵燕侠

京剧艺术大师赵燕侠的艺术成就是京剧艺术的瑰宝,如同一座丰碑,永远屹立在京剧艺术的历史长河中,激励着后来者不断追求艺术的高峰。

京城著名鉴藏家方继孝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收藏名人手札、古旧书籍,作为戏迷,他收藏的京剧史料被誉为收藏了“一部京剧史”。

收藏之初,为赵燕侠的艺术风格折服,方继孝不惜重金和精力,入藏京剧大师早期演出剧照、燕鸣社资料等一系列珍贵藏品,他一边收藏,一边研究,一边写作,把大家不太熟悉的历史串起来。本文通过梳理鲜为人知的独家史料,为读者展现出一位真诚仗义、勇于开拓且为京剧的传承发展殚精竭虑的艺术大家。

特以此文,表达对赵燕侠先生的敬仰和怀念之情。

## 开蒙恩师诸如香为她出名成家打下坚实基础

赵燕侠是河北武清人,1928年出生,自幼随父到处流浪卖艺。抗战期间,她家流浪到了北平,先在南城的裘家街住了一阵子,不久就搬进了广安门内大街一带的西砖儿胡同周义宸(唱老生的)家的两间西厢房。那阵子,赵燕侠的父亲搭不进戏班,家庭陷于极度贫困之中,只能每天吃两顿“共和面”稀糊糊。为求生计,赵燕侠苦练基本功,寒冬腊月,对着冰碴子吊嗓子,直到哈出来的热气把它化成水。这种苦练,既锻造了她清亮穿透的嗓音,也种下“不疯魔不成活”的艺术执念。

实际上,赵燕侠不是因为主演《沙家浜》并成功塑造阿庆嫂的艺术形象才出名的,她成名很早,7岁就已经随父亲赵小楼在杭州、上海、汉口等地搭班演戏。赵燕侠的开蒙老师是谁,知道的人并不多。14岁时,一次偶然机会,赵燕侠结识了曾与梅兰芳同台当配角多年的老前辈旦角演员诸如香先生。于是,诸如香先生成了赵燕侠的第一位恩师。拜师后,诸如香爱徒如子,倾囊相授。赵燕侠尊师如父,勤学苦练,终使诸如香老人一生精研苦研、日积月累形成的艺术成果与经验后继有人,从而也为赵燕侠后来成名成家打下坚实的基础。

之后,赵燕侠又先后师从李凌枫、荀慧生、何佩华等名家。她聪颖、刻苦、勤奋,经过数年的努力,掌握了王(瑞卿)、荀(慧生)、梅(兰芳)派的艺术真谛。15岁那年,赵燕侠主演《大英杰烈》,在京剧舞台崭露头角,并相继与前辈名家金少山、谭富英、杨宝森、马连良等联袂演出,曾与杨宝森合演《武家坡》,与金少山合演《霸王别姬》,与马连良合演《坐楼杀惜》,与侯喜瑞合演《十三妹》。

彼时,赵燕侠显露出京剧表演的多方面艺术才能,她擅长扮演各种不同类型、不同性格的古代少女。如聪明勇敢的少女荀灌(《荀灌娘》)、善良多情的小姐严兰贞(《盘夫》)、勇敢美丽的仙子鲤鱼精(《碧波仙子》)等等。她演唱的风格明快、爽朗、活泼、洒脱,非常适合表现她扮演的那些年轻、热情、直爽、天真、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敢于反抗压迫的古代少女。她在表演上善于“同中求异”,使那些身影相同、年龄相近的少女,各具独特个性。因此,她创造的艺术形象,丰富多彩,真实生动。

1943年,赵燕侠在中和剧场以《十三妹》一鸣惊人,标志着她在北京京剧界正式立足。1947年,年仅19岁的赵燕侠就组建了“燕鸣社”,活跃于京城舞台,并在津、沪等地演出,由她担任主演的剧目有《红娘》《玉堂春》《荀灌娘》等,其中《玉堂春》连演48场,场场爆满,报纸头条频现“赵燕侠”之名。赵燕侠在继承荀派风格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唱、念、做、打别具一格,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 居住地变迁见证时代洪流中如何以戏为生、以艺为魂

从史料中可知,同其他剧社一样,“燕鸣社”在临近北平和平解放的一年多的时间里,

遭受了国民党政、警、特及其军队的骚扰。仅民国三十七年内,赵燕侠和她的燕鸣社就多次被强行要求所谓的“劳军”演出。据“国剧公会”旧档,民国三十七年赵燕侠被频繁电令参加“慰问”演出。

她站住了脚,扎下了根,在北京有了自家的住所,是在她享有名望之后。

赵燕侠在北京的住所,从现存资料可知的大概有两处。据1950年“燕鸣社”呈报北京市京剧公会的“组织规章职员登记表”记载,住址是内六南长街梁家胡同3号。此时,赵燕侠23岁,与父亲赵小楼同住于此。这个院子应是20世纪40年代购置的,原属内六区,后来改为前门区。随着岁月的变迁,南长街中很多小胡同包括梁家胡同在内,已经没有了。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7月,燕鸣社重新申请登记,社长由赵燕侠的父亲赵小楼担任。不久改名“燕鸣京剧团”,赵燕侠自任团长。

1955年11月,赵燕侠报呈北京市文化局的“北京燕鸣京剧团团员名册”,她的住址填写的是:北京西单区东中街60号。1958年8月8日报呈的人名册,赵燕侠的住址同上;而一份铅笔填写的“北京燕鸣京剧团演出工作人员表”上,赵燕侠的住址是:和平门内东中街60号。“年龄”一栏,29岁。由此推断,这个表的填写时间是1957年。以上两处地址,都隶属于现在的西城区辖区。

1961年,燕鸣京剧团并入北京京剧团,赵燕侠任副团长。这一时期,赵燕侠曾多次与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等老一辈艺术家同台演出。还曾多次在《白蛇传》《红梅阁》《碧波仙子》等剧唱大轴。

可以说,赵燕侠的京剧生涯与北京这座城市紧密交织,她的居住地变迁映射着个人命运的起伏,更见证了一位艺术家在时代洪流中以戏为生、以艺为魂的坚守与突破。

## “赵派”成为京剧星空中永不褪色的“燕”影

1963年春,北京京剧团赴港演出,在这次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中,赵燕侠与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率团,作为主要演员参加了为期两个多月的演出。在香港演出的初期,对于赵燕侠的演唱风格,有少数票友表示不喜欢。有人说“梅尚程荀”看得多了,未见有类如赵燕侠者。有人承认她的功力深厚,却认为并非京剧正统,称为“邪派高手”。但到了剧团演出后期,人们看多了赵燕侠独特风格的演唱,再经过反复讨论,广大香港观众越来越欢迎她。原来的少数批评者也逐渐见识了她的才华,表示十分赞赏。有人特别写了诗,有人在报上发表长篇文章,从各方面论证她的成就。观众称赞她的唱腔是字吐得真、收得清、送得足,十分悦耳,做功更是细腻动人,整个表情富有生命力。

回到北京不久,赵燕侠便接到指示开始对沪剧《芦花火种》改编的现代京剧《地下联络员》(后改名《沙家浜》)进行排演。她成功塑造了阿庆嫂的艺术形象,首次公演非常成功,获得一致的认可,为实现传统艺术形式与革命内容的统一做出了贡献。

即使身处颠沛岁月,家宅被夺,下放京郊,她仍然在逆境中顽强地延续艺术生命。

1979年,北京京剧团恢复,赵燕侠任一团团长,她重新出现在京剧舞台上,但此时她已很少演出,把精力主要放在培养青年演员,进行艺术团体改革方面,将自己的艺术经验和技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赵派艺术在京城薪火相传。

在赵燕侠的艺术生涯中,她不仅以精湛的技艺征服了无数观众,更以强烈的社会担当展现出高尚的人格魅力。而北京这座城市既淬炼了她的艺术筋骨,又滋养了她的艺术创新,让“赵派”成为京剧星空中永不褪色的“燕”影。

方继孝



赵燕侠《碧波仙子》剧照。

赴港演出《玉堂春》中,赵燕侠饰苏三。